

南柯一梦到长安

刘新昌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样来到这里的，当我意识清醒时，我已经站在这条大街上了。尽管此时天还未亮，但晨光熹微里，我能清晰地辨认出这是一条繁华的大街。微风轻轻地拂过脸颊，我看见汉白玉铺就的街道宽敞平整，道路两旁的集市旌旗飘扬，大大小小的铺面鳞次栉比，每家商铺都落了锁，大街上空无一人，只见不远处城门上用大篆字体篆刻着三个大字——朱雀门。

我摸了摸口袋，还好，手机还在，包里的拍立得也在。我想给老婆打个电话，可大街上一点信号都没有。我举着手机到处找信号，可从北走到南，从朱雀门走到明德门，十几里路，信号消失得无影无踪，人也消失得无影无踪。

路过一座宝塔时，我见塔身巍峨耸立，塔尖飞檐勾心斗角，塔前松柏绿树成荫，走近一看，塔的正上方龙飞凤舞书写六个大字——荐福寺小雁塔。我看了看塔高，十几层的样子，上面应该有信号吧，于是径直走了进去，没想到里面雕梁画栋，漂亮无比。塔底比较宽敞，可越往上爬，楼道越见狭窄逼仄，爬到顶楼时，只容得下我一个人了。好久没爬过这么高的楼了，15层啊，虽然我家也住15楼，但我从不爬楼梯，一直坐电梯出入。有几次为了减肥，冲动地想，出门干脆爬楼算了，可最终我还是把这种想法掐灭在萌芽状态里，我宁愿去健身房里吭哧吭哧地抢铁，也不愿气喘吁吁地爬楼。

现在没办法了，来到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而且还这么诡异，不赶快找到手机信号，我怕自己崩溃。我站在塔窗前，把手机伸出去，打开内置镜头，先来张自拍，然后再看手机信号，左上角的那把伞状标志下仍是一片空白。

我没有放弃继续找手机信号。于是往南走，大约一公里的样子，来到一个叫大兴善寺的地方，我听到寺庙里有人念经，阿弥陀佛，总算胜利在望了。我大声叫门，只见里面出来个一小和尚，他打着哈欠，脸上倦容仍在，眼皮也有点水肿。他给我开了条门缝，惊讶地问，“施主，你这么早就在外面走动，不怕违反了宵禁，金吾卫抓了去鞭笞十二下么？”

“现在什么年代了，还宵禁，还金吾卫，小和尚，你以为在演戏吗？”我笑了。

“谁跟你演戏了，现在是天宝十年，你一个外地人来这里干什么？瞧你这身打扮，不僧不俗的，出去只怕要被人耻笑的。”他瞧了瞧我的平头和一身运动装，也笑了。

晕！敢情我穿越了啊，难怪这里没有信号呢。那个年代别说手机，就是电灯也没见过啊。我绝望又疲倦地坐在寺庙门槛上，拿出手机看了看，凌晨四点整。忽然，咚——咚——咚，街上的街鼓响了起来，吱——，坊间的门应声而开，挑担的、骑马的、坐轿的、步行的，大家鱼贯而出，纷纷涌入大街，新鲜的一天在薄暮初开的早晨里沸腾起来。

东西两边的集市开始营业了，我走进一家面馆，要了碗麻辣牛肉面。还别说，货真价实，牛肉一片一片盖满整个海碗，吃得我满头大汗、满口生津。可结账时，店家不收人民币，要铜钱（开元通宝），我哪来的铜钱？正焦急万分之际，一个衣衫破烂的背竹篓的中年人出现在我眼前，他又黑又瘦，脸上写满风霜，他摘下头上的破草帽对店家说：“老板，这位先生一看就是外地人，出门在外不容易，他的账记在我头上吧。”

店家鄙夷地看了一眼中年人，

阴阳怪气地说：“杜子美，你一个潦倒的穷酸文人，在这里充什么好汉？快把前天欠我的一个铜钱还上！”

“杜子美，难道是杜甫先生？”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眼前这位衣衫破烂的中年人竟是名垂千古的大诗人啊，我心底像打翻五味瓶，一时无以名状。

“放心，杜子美决不食言，今天我刚从终南山采药归来，等卖了草药，一定还你。”中年人不卑不亢。我激动万分，掏出拍立得，搂着中年人咔嚓一声拍了张照片。等照片出来时，店家一看，惊呼：“先生用的何方神器，竟然比长安城最好的画师还画得好和快？”

我见店家心动，对他说：“你也想来一张？”

“几钱一张？”店家小心翼翼地问。

“十钱。”

“十钱？太贵了，八钱如何？”

“好，看在你我有缘的份上，我答应你。”其实八钱已经很多了，那一海碗牛肉面还不要一钱呢。没想到，拍立得让我声名大噪，短短一个上午，我“画”得又快又好的消息传遍了整个长安城，我因此收获了不少铜钱。

傍晚时分，晚霞满天，我邀杜子美去酒楼喝酒。葡萄酒夜光杯，鸡鸭鱼肉羊腿肥，我俩正喝得酣畅时，忽见酒店被官兵团团围住，一辆雍容华贵的马车徐徐而来，从车上下下来一个绝色美女，不用想，我也知道，那是名扬天下的杨玉环了。她在一群美女丫鬟的簇拥下，径直向我走来，那眼神，顾盼生辉，那身段，芙蓉出水，那姿态，步步生莲。我拿起相机，准备拍照，可就在此时，相机没电了，我急得满头是汗，准备跳窗而逃……

“醒醒，去卧室歇息吧。”我忽然被妻子一把推醒，一个激灵，手中那本《杜甫诗集》从手中滑落。

回味雁城八景

郭卫华

雁城如一道屏障，风，不曾逾越；衡阳以北，才是来去自由的领地。

“雁阵惊寒，声断衡阳之浦”。王勃笔下的潮湿寒冷让衡阳不公平地在冷灰色调蛰伏千年。

墨黛青山依旧。

四月的衡阳不温不火，婉约着芍药。

湘江一衣带水，江岩铺满绿色的青苔，或许是前世遗梦；烟波里袅袅清香，旖旎着两岸烟雨，退省庵站依稀在河的东岸，回雁峰、来雁塔遥相呼应。

换种方式表达，水如能往高处走，流动更深的爱意。潮湿的身体不再经受风湿痛楚的折磨，将魂灵安放在桃花带雨的季节。

雁城高昂头颅的楼宇里迷

离灯光，曾一度是终生的向往，骑着白马、带着鹰隼前来，最得意的枪矛毫无用武之地，制止不了岁月轮回。左冲右突在灯下坐定，城市的辽阔和包容经不起咀嚼，莫名的孤独很容易地深入骨髓，理所当然地怀念起布满泥泞的田埂的踏实和野花的芬芳。

演武坪的呐喊改变时代，窥见的分明是一个酣睡朝代两颊的红云；跟随大雁流落仙姬巷，暗香浮动，别有一番滋味。岳屏雪岭的鸟雀还在喋喋不休，讨论着前朝久议未决话题；柔弱敌不过唯歌的放荡不羁，醉意朦胧中以男人生铁般霸气地吼出豪迈吼出精神。

在东洲廊桥来回踱步，感受不了沙鸥的想法；天一阁

静观潮起潮落，回忆不起彭玉麟的心思；古老的银杏探头张望现代的简约，却听不见琅琅书声的韵脚。

青草桥头酒香依旧，雁峰寺下的烟雨池雾霭缠绕着繁华，花药春溪龙现爪的依旧流传，而西湖的白莲花在霓虹闪烁中迷失了盛开的方向。

三塘的鱼粉改变了衡阳的口味，香江百货的货物成了城市生活的品质。今夜，雁城一脸桃花地躺在海碗里，在外婆桥品尝到“三分羞涩，七分风情”。

往事如烟云，尘埃覆盖了岁月，始终走不出湘南的烟雨。

好想，用雨丝在桨声中将烟影里的乡俗人情以及石鼓书院朱陵洞的故事串成长短句，夜夜枕着入眠；好想，卧在湘水畔，枕着河坡的野菊花，做一生的烟雨梦。



初秋寻找

熊燕

清晨，初秋的风缓缓地吹着，我和父亲在客厅闲闲地说着话。门铃响了，门外站着一个精神矍铄的老人，手中提着烟酒等礼品。看到父亲，他说：“我终于找到您了！我认得您下巴的这颗痣。”

父亲茫然地望着老人。

“42年前，从新湾镇到杨阁老乡的那条山路旁有一棵空心了的大樟树，当时您在樟树对面草丛中捡到一个黑色皮包，里面有3万元苕麻款……”

父亲打开记忆的闸门：那也是一个初秋季节，因为奶奶生病住院，父亲去杨阁老乡舅舅家借钱。走到大樟树对面时，他看到草丛中有一个黑色皮包，弯腰拾起，打开一看，吓一大跳。里面齐齐整整好几叠10元一扎的钞票，父亲数了数，竟然有3万元之多。在粮食和肉凭证购买的年代，3万元是天文数字。父亲心中着急：“丢了这么多钱，这不要命么？”

父亲将皮包藏在樟树的树洞里，然后，静静地站在树旁等。十分钟过去，二十分钟过去，半个小时过去。父亲心中更急：“这人也太粗心了，这么久了，还没发现皮包丢了。”过了一会儿，一个中年人从山路拐弯处小跑着过来，边跑边往路两旁寻找，一脸慌张，浑身是汗。等那人近了，父亲问：“你是不是丢了什么东西？”

“是的，一个黑色皮包，你看见了吗？”那人的眼神中与其说是期望，不如说是绝望。

那人告诉父亲，他是供销社的采购员，去杨阁老乡收购苕麻，路上遇到熟人的手扶拖拉机，高兴地上车后，顺手将皮包挂在手扶拖拉机上，然后俯身和司机谈天说地，连皮包飞出去了也没发现。

父亲问：“皮包里装了多少钱？”

那人说：“3万元，10元一扎。”

父亲从树洞中将黑色皮包拿出来，问他：“是这个吗？”

那人接过皮包，喜出望外，数了数，转身就往来的方向跑。父亲后来对舅舅说起这事，舅舅打趣说：“那人怕是喜疯了，连句谢谢都没有。”

父亲笑笑说：“情有可原，发现皮包丢的那一瞬，不知受了多大惊吓呢。”

老人从往事中回过神来，说：“当时我喜疯了，连您的名字都忘记问，只记得您下巴这颗痣。要不是上次去杨阁老乡喝喜酒，无意中听到你舅子和别人说起当年的事，我还不知道到哪找您呢。”

老人说着递上手中的礼品。说：“请收下迟到的道谢。”

父亲怎么也不肯收，当年的事，父亲虽然记得，却并没放在心上，更没想要回报。因为，父亲当年的举动，凭的是良心。